

聖廟祀典攷

第九冊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條陳崇聖疏

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上

先聖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敕官崇祀復衍聖公并四氏學博等之封可卜國脉靈長

人文蔚起古來啟運之主盡有崇祀之文禮宜先施

碑誌可考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倣而行

一公爵孔子嫡孫則承大爵自秦始皇始封孔鮒為文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通君歷代封爵不一有加無已悉載史冊可考至宋

仁宗始封為衍聖公至明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

三臺銀印一顆列文臣班首歷傳至今自天啟二年

又晉階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

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襲授二品服色至崇禎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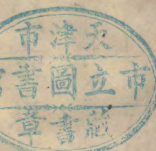
各公侯伯長子俱加玉帶事例相同

一博士衍聖公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以王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大常寺博士主

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為更授

一知縣天下州縣皆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以宰



此邑者蓋以太聖人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本爵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改考選廩膳生員德行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陞轉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以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優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尼山乃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係本爵弟姪中選德行秀異者咨部授職

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選舉德行秀異者由本爵咨部以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職

二

授此職

一本爵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欽設管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官一員司樂舞生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文移書寫一名司繕寫知印一名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均由本爵保舉堪用人數咨部銓用

一屯田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二千大頃坐落充屬二十七處其界址段數載在闕里志可考近以寇盜擾亂土地荒蕪佃丁逃亡錢糧無備每至祭期賣產毀噐心血幾枯幸際

聖朝惟冀

新恩

一佃戶凡孔廟鄆城鉅野平陽東阿獨山五屯佃戶係
洪武二年欽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湊入二
千丁見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將粒以供本廟
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至
今年荒兵亂死亡逃移十存二三

一孔廟戶丁歷代欽撥不一自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
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洒埽至今或死於
荒或死於盜十存一二至於洒埽寥寥無人此又不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

可不加意者也

一樂舞生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八佾額設樂舞生
二百四十名於兗屬二十七州縣遴選民間俊秀子
弟以授斯役以供本廟奔走其本生一應差徭與廩
膳生員事例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人二丁以供本生
往返盤費目今世亂多致逃亡故其樂亦廢伏乞

新旨招採

一禮生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在本廟引贊
禮儀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曲阜縣選用民間俊秀子
弟以授斯役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近因兵亂死亡

逃移以致禮節多廢亦乞

新旨招採 奏上

世祖章皇帝曰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
文廟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
成盛典經禮臣議覆得

旨允行

請正孔子諡號疏 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上

臣聞之記曰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自漢以
來代以孔子爲先師蓋以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人倫之所以常明道統之所以不墜孔子之力也是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四

以後世帝王莫不尊崇諡號嚴重祀典

聖朝承帝王正統垂意文教重道崇儒中外悅服春秋二

仲丁祭率由舊章視昔加愍於本月二十日大常寺

奉禮部傳

諭新製孔子牌位兼書清漢字 臣竊有請焉夫孔子牌位

奉安

文廟孔子在天之靈所憑依者 臣愚以爲宜令禮工二部

委官匠於監製造新牌俟新牌告竣令 臣等恭安

文廟現奉牌位稱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明嘉靖九年大學

士張璁建議所改置者也質之前代追尊諡號竊有

未當查自漢以來諡號不一至唐元宗始追諡爲文
宣王宋真宗加諡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復加諡大成
至聖文宣王明朝自洪武至正德所稱先師諡號一
如元成宗未之有改臣聞備古今之至德者宜享古
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
曰大成曰至聖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當之
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毋乾坤之義未備乎至曰文
曰宣按之諡法經天緯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又洵
非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而違
諡號然則古之英君詣辟止曰某君某王而去聖神
文武之諡可乎張璠欲去封爵并除諡號非確論也
臣愚以爲當今更新之會宜追復舊諡仍稱大成至
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庶至德鴻名

昭代倍爲闡揚祀典於焉有光矣臣忝列儒臣職司教典
事關學宮直據所見其有當與否未敢必也伏乞

敕下禮工二部速議施行

陳孔廟事宜疏 順治二年禮科給事中鍾鼎學上

謹按孔子刪定六經垂教千古德侔天地功并日月
學者宗之比於罔極生民以來莫乎未有惟德盛則
享名宜隆惟功高則食報宜厚自古聖帝明王教育

海內未嘗不以崇祀先聖爲兢兢也考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平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孔子爲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乾封二年追贈孔子爲大師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諡孔子爲元聖文宣王五年改封爲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初年爵諡一仍元舊至嘉靖九年始從大學士張璁之請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夫無位而奉以王號吳澄已有懼得罪聖人之文塑像而被以冕章邱濬亦謂非神而明之之義璁之議改不爲無見但易王而師可矣因稱師而遂削其大成文宣之諡可乎易塑像而木主可矣因木主而并殺其佾舞籩豆之數可乎此先臣王世貞所以致歎於輔臣禮官曲加迎合傳之天下後世不免貽譏有所竊見而慨然倡光復之論也今者

聖明御宇一道同風禮樂咸興文謨丕顯不亟乘此時有所釐正以示萬代之法程無論大典有所未光亦是臣等誦法孔子者之罪矣謹就祭酒臣若琳等所請而稍抒一得以備叅稽可乎其謂先師牌位宜仍定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此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而當日張璠持義則謂宣之一字於諡爲輕不足盡聖人之德夫謚之爲言舉一端而全體備旣聖善已著大凡何至樂抹前人目爲荒誕故謂宣輕而思有增益焉可也因議宣而概爲削斥焉不可此所當確議者

也伊舞益而八籩豆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乎然旣素王奉之矣德足配天則不可以位限况聖功大於堯舜者哉且成均者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也以天子自尊其師而用天子之禮樂誰曰不宜先朝憲孝二宗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考據增加有繇來矣當時議減者誠近偏畸及今追復焉何疑僭濫此所當確議者也大成殿額更爲先師廟意存簡樸實匪舊章幾令峻極之宮墻不得與梵寺琳宮並稱比美紳衿之士入駿奔而出瞻仰能無色沮心慙乎矧廟者統詞也殿則棲神之所也譬之堂焉室焉各有其處

殿之不可稱廟猶夫室之不可稱堂也烏得而清之
故大成殿之不可不復葢舊章也此所當確議者也
從祀諸賢遠不具論若宋元以來人品純疵了然在
人耳目稍辨黑白者能知之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
范仲淹先臣王世貞以爲餘憾其謂仲淹力振綱常
首扶神器兼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
成大儒彬彬乎歐陽子之右矣夫生爲名臣表章聖
道而後乃寂焉不得分芹俎之末光事理不平孰甚
於此至於元標理學實無可譏允宜從祀黌宮伏乞
皇上下臣章令諸臣博議如芻蕘可採一併覆議施行葢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八

今日教胄子於虎闈羽籥管絃聿新圓橋之聽睹異
時拔名卿於髦士衣冠文物共襄一代之治平皆先
聖先賢之所憑依而亦

聖子神孫之所取法者也臣雖闈陋竊幸其區區之愚至
於衍聖公來朝京師宜加優禮以示隆重闕里之廟
庭禮器宜

敕諭所司以時修飭用肅觀型是則
聖明自有曠恩而非微臣所敢贅矣

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康熙二十二年國子監祭酒
王士禛上

竊惟至聖之道萬古爲昭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

傳踐履純正者皆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
臣查現在從祀先儒外列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
酌議從祀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經傳如詩書春秋三禮授經諸儒皆
已從祀而易獨無之按田何當漢初授易實爲聖門
商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康成博稽六藝
所著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
從祀明嘉靖間始以張孚敬之議改祀於鄉公論久
鬱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弟子首推尹焞先儒
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其出處本末毫無可議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九

朱子之後推何基爲正傳其學以立志爲先居敬爲
要於大學中庸大極通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
當從祀者也至於明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
其學以誠敬爲主力闢邪說薛瑄稱其氣質純粹理
明心定爲有明理學之冠禮部尙書章懋由博返約
斂華就實其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易退天下仰之
國子祭酒蔡清學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爲嫡傳所
著蒙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郎呂柟篤志聖賢之
道其講學之要曰文以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
羅洪先以躬行之實學闡良知之真傳安貧樂道有

單瓢陋巷之風刑部侍郎呂坤以理學爲經濟有體
有用所著諸書皆鑿鑿可見施行以上六人操履篤
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儒之當從祀者也又絳
州貢生辛全生值明末力以正學爲己任著書甚富
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無

敕下該地方官徵其遺書備

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伏乞

睿鑒敕下禮部議覆施行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康熙二十七年國子監祭酒
王士禎上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竊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
萬世也臣詳閱會典諸書竊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
位次尙有未當有宜一併釐正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
議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
兩廡諸賢諸儒則直書其名而不稱子視十子何遽
懸殊臣愚以爲宜將神位俱稱先賢先儒某子之位
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者也至宋代周敦頤
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泗

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
臣等竊以躬及聖門者概稱先賢私淑者改稱先儒
此以時代論非以造詣論也今旣改稱先賢未敢輕
議但位漢唐諸儒之上於世次殊有未安又諸賢諸
儒位次會典闕里志諸書所載與今大學神位互有
不同並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學宮著之
國朝會典以垂永久者也伏乞

睿鑒敕下禮部議覆施行

請羅欽順從祀疏 雍正二年禮部尙書張伯行上

欽惟我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十一

皇上纘膺大寶卽褒崇孔子五代加封王爵隆儒重道亘
古未有 臣查明儒江西有羅欽順者德備諸躬道可
淑世凡天人性命之理仁義道德之旨靡不研究其
蘊其生平學術皆本躬行心得體驗親切實爲後世
學者所共遵守至辭免吏部尙書閉戶潛修其恬靜
之風又爲當世所共推服 臣謹按欽順之學實得程
朱正脉且有發明之功其立身高潔年餘八十始終
一節如從祀學宮洵可仰副

皇上隆儒重道之至意倘 臣言可採乞

敕下內閣九卿詳議施行

請復元儒吳澄從祀疏上乾隆二年兵部尚書甘汝來

竊惟表章先賢乃盛世崇儒之曠舉釐正祀典尤聖王議禮之鴻模伏考元儒吳澄天姿英異少時卽知用力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因而著書立說師表當世其自勵則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克己悔過矯輕警惰等銘其教學則有學基學統等篇又考證孝經核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戴記各有纂言又核定皇極經世及老莊大元樂律等書皆所以啟大教之堂奧爲後學之津梁者也至其德性純粹氣象雍容言規行矩可法可傳施教成均則師道尊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十二

重進講經筵則誠意深摯昔人謂其進學之勇見道之真周程張朱莫或過之非虛語也明宣德時禮部尙書胡濙等僉議吳澄爲元大儒有功名教詔准從祀始將百年及嘉靖初輔成張璁諂引謝鐸之議以澄生宋仕元遂斥其祀不知澄之在宋雖膺鄉薦未叨一命宋制鄉薦不第者仍充生員澄並未登第固依然章布耳及天下歸元已久率土皆臣矣君相數聘不已乃猶十召而不起甫進而旋退官止於師儒職專於文學出處之際卓然君子摠反以是而貶之亦謬矣况元之大儒惟許衡與吳澄二人澄固宋之

逸士衡亦金之遺老金之視元猶中之視元也許衡
仕元未有議之者獨苛於吳澄何耶非論之平也伏
查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諭令廷臣釐正

文廟祀典經九卿諸臣議准宜復祀者六人宜增祀者二

十人獨吳澄一人未經議及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三禮館總裁伏見吳澄所著禮經諸書援
據精切義理融貫闢俗學之淺陋發前聖所未發實
能羽翼經傳昭示來茲按祀法有功於聖道者則祀
之今澄著述之功彰彰具在未便置之不論茲欽逢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

我

皇上崇儒重道正禮明禋集道統之大成晰羣疑於千古
此時若不亟請復祀則澄之真儒實學終湮沒而不
彰矣合無仰懇

敕下廷臣集議將吳澄仍准入祀

廟庭不獨爲先儒表揚遺徽將使正學日隆人心胥勸風

聲所樹洵足開萬世太平之基矣國子監志

有子升哲位議乾隆三年

尙書徐元夔言孔子偶思與難之賢記者誌之因號

十哲宋代升配子張

國朝又躋朱子是十哲名數並非其舊似可無拘有子
氣象大似聖人諸弟子嘗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有子
宜升哲位時元夔並欲退冉有宰我從祀兩廡而升
南宮适子賤於堂上大學士鄂爾泰等議以冉宰兩
賢聖門高弟侑饗千秋豈容輕議惟有子爲游夏諸
賢所服孟子亦稱其智足以知聖從前未躋十哲似
爲闕典應如所請南宮适子賤升哲之說似不可從
上允其議於是先賢有子升哲位列東序卜子之次移朱
子神位於西序顓孫子之次爲十二哲

改三教堂爲書院義學 乾隆九年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古

河南學政林枝春奏州縣或有三教堂佛居其中孔
子老子互相左右不經孰甚宜加禁止卽其地改爲
書院義學得

旨允行

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乾隆年間禮部侍郎齊
召南上
議得陞任副都御史陳得華奏稱家語載有啟聖王
元配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實爲

先師之嫡母應請崇祀加封 臣謹按施氏生九女而無男
經傳並無明文僅見家語而史記孔子世家則闕施
氏其記聖母顏氏並無晚乃求婚之文至合葬於

終不及施氏一語後世從祀啟聖必從史記而不從家語者以漢初距孔子之世未遠司馬遷親與其十一世孫安國同事武帝從問尙書古文遷又自稱登廟堂觀車服禮器則近而可徵宜莫若史史所不載有無誠難臆斷至家語一書前漢藝文志載有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則知唐所行王肅注解者原非安國所撰劉向所校之舊明矣司馬貞較後師古其著索隱所據家語果前漢本乎抑王肅本乎且卽王肅本而隋志云二十一卷唐志云十卷篇目又自不同卽今世所行肅古本亦無施氏之文則司馬貞所據何本實無從臆定也是以明李東陽修闕里志於世系於本姓於祀典俱鑿然以史記爲斷所引家語亦並無施氏之文而於尼山毓聖一條間採他書以備傳疑慎之至也我

朝

列祖尊師重道典禮盛隆

世宗憲皇帝特立崇聖之祠追封五代王爵明徵譜牒崇德

報功於曲體聖孝之意義至矣盡矣今查聖裔家廟施氏並未設玉寶以事在傳疑文無確據自不便輕更舊典誣瀆宗祏所有歷代知禮之儒考訂最爲詳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七

悉未有從而議之者今乃欲從數千載下令其以有無影響之說一旦驟加之聖母之右於心奚忍於義奚安與其輕議而涉疑曷若闕疑而志慎應將陞任副都御史陳德華所請加封施氏之處毋庸議再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

乾隆年間禮部齊召南

議得史記家語並載孔子先世而史記缺聖父原娶施氏一事後世祀典必從史記之略而不從家語之詳者家語雜出後人之手漢志及隋唐二志篇目不齊蓋孔安國所撰者其書早已失傳卽王肅本後世亦多同異今所行肅古本並無施氏之文而司馬貞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六

索隱引家語有之可知家語無定史記足憑數千年中孔氏家廟專以顏氏配食啓聖非禮有缺從史闕耳今方苞據索隱所引之家語以駁史記之非又引雜書之祖庭廣記以證索隱所引家語之確遂欲一旦以有無不可知之施氏躋聖母顏氏之右

臣等竊

以爲史尙闕文禮重變古祀典至鉅文廟至嚴不可不慎也謹以方苞所奏之謬爲我

皇上陳之據方苞奏稱家語爲東漢時孔猛所出家藏書

至魏大儒王肅而顯等語謹按文獻通考孔子二十

二代孫猛嘗受業於王肅肅從孔猛得此書是猛爲

肅弟子而方苞誤以爲東漢人考訂之疎此不必辨至稱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原有家語之書則鑿矣若有其書如王肅所云諸弟子自記其問則篇籍散佚久矣卽漢志所云二十七篇尙未必皆七十子之舊况肅所得於孔猛者乎據孔衍言則安國所自撰次也據肅代安國序則景帝時購藏祕府至元封時安國從而編次者也朱子謂肅編古錄雜記其書多疵然非肅所自作可謂定論旣曰編古錄雜記矣古錄雜記所載其可盡信乎又據方苞奏稱闕里志本孔庭纂要假令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

之削等語謹按明李東陽闕里志於本姓篇曰叔梁公有九女而無男是無子也乃求婚顏氏生孔子自注出家語而并無施氏之文於尼山毓聖篇曰陔大夫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云云自注出祖庭廣記直書聖母顏氏於前者信以傳信附書施氏於後者疑以傳疑也旣爲他書所載子孫安可不存其說旣爲史氏所闕子孫又安忍遽立其祀載於志與不列於祀兩不相妨蓋亦慎之至也何嫌何疑而必削其辭乎又據方苞奏稱孔氏家廟緣洒埽戶孔末之亂仁玉幼孤董昏復立宗祊始專祀顏氏而不及施氏後

遂蹈常襲故等語則可謂辭之遁矣謹按聖母專祀
顏氏所從來久遠東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勅碑曰顏
氏聖舅家居魯親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其復顏氏
邑中繇發又建甯二年魯相史辰碑曰顏母毓靈又
曰假顏母并舍守吏四人當是時葺廟展禮蒐討遺
跡孔氏子孫會者有五官椽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
讚副椽綱尚書立河東大守彪處士衷等皆列名碑
陰使果有前母施氏鑿鑿可據魯相卽無意講求孔
氏子孫必據情以請不應徭役假守僅在顏氏一家
此固自漢以前聖母專祀顏氏之明證也水經注曰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十一

尼山東十一里有顏母廟又曰孔廟卽夫子故宅廟
屋三間夫子在西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
一間東向又曰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象猶嚴此
又自漢以至後魏聖母專祀顏氏之明證也方苞乃
謂不及施氏始於仁玉不亦誣乎且自唐天祐二年
洒掃戶作亂距後唐長興二年復修廟祀則仁玉年
已二十餘矣謂之童昏母乃臆說借使仁玉不諳舊
儀豈無一二老成引典與爭竟至失墜况自仁玉以
後孔氏亦多賢矣如道輔宗翰宗旦武仲文仲董皆

當世名臣碩彥或知曲阜或葺世系或感以文章學

問發聞於時獨不能根據家語及索隱增祀施氏以正近世祀典之舛譌甘如蹈常襲故如方苞所譏此臣等之所不解者也夫家語與索隱均非僻書也而聖父之爵爲公爲王聖母之封爲公夫人爲王夫人而合祀於家廟也自宋大中祥符以後詔誥班班史冊夫誰不知而宋元諸大儒並無有議及施氏之不得與封者方苞乃謂歷代無由知其家廟無施氏之主可乎又據方苞奏稱施氏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不得耐廟不獨先師愀然心傷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歉然不得等語臣等前則斷以史記漢碑後則斷以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十九

闕里志世系祀典知施氏有無自屬傳疑未有確據而聖母顏氏則史記稱合葬於防後人又歷世崇祀於廟更無復有可疑者今方苞欲以影響有無之說遽躋俎豆爲啟聖王增一配爲至聖增一母事不師古萬一有無未定姓氏稍譌先師願不愀然心傷先師之母心願不歉然乎哉至方苞奏云配合謬妄及原稿伯魚之母等語恣肆背誕此又臣等不足與辨亦不忍與辨者也今衍聖公孔傳燦旣據實覆稱家廟向來並無施氏牌位而曲阜縣知縣孔某昧於支子不祭之分不稟大宗不俟廷議冒請增祀已屬不

合而方苞復溯於臆見轉相附和尙可謂明於大義者乎又據方苞原稿云請敕國學及天下郡縣學啟聖祠皆建施氏主方苞出身膠序並不知學宮啟聖王祠向來神牌不及聖母其於耳目習聞習見之典禮漫不經心而欲以一時淺見輕議數千年世守之祀決其疑而訂其舛乎臣等公同酌議事關聖廟典禮幽有神靈式憑明係萬世評論如使家語確有可信而不設主則累朝聖裔皆爲罪人若其稍有未確而冒昧設主則誣聖瀆禮誰任其咎與其輕議而涉疑不若闕疑而致慎應將方苞所奏增祀之處毋庸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二十

議

駁請更孔子誕日議

乾隆間禮部侍郎齊召南上

議得山東巡撫所奏孔子生日應是八月二十一日所當改正臣謹按孔子生於庚子日諸書皆同而所

生之年與月後先互異今世定以八月二十七日爲

聖誕日從孔氏譜也其實自古無有定論公羊傳謂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謂

是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已酉歲史記謂襄公二十

二年孔子生是庚戌歲史記與二傳既差一年而公

羊與穀梁亦差一月所以南齊臧榮緒每於庚子曰

陳經而拜不能定爲何月日也先儒如賈逵服虔皆從公羊如杜預注左傳孔宗翰作世系羅泌著路史皆從史記司馬貞作索隱則從公羊以糾史記之違而洪興祖直據穀梁謂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宋濂作孔子歲月辨雖與祖駁三代改月之說之非然所云八月二十一日者仍以穀梁爲斷蓋公穀較史記時更近古二傳年日旣同則公羊十有一月自爲傳寫之誤以經證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明書於經則庚子乃二十一日之確據十一月不當復有庚子明矣但聖誕日前世遵行已久祇可存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

其說以備考稽不可執其說以更舊典其宜改二十
十七日爲二十一日固未敢以輕議也以上三議俱文穎

欽定春秋謂聖人生年宜附見於春秋故附錄公羊穀梁之

月日於襄公二十一年互詳於前年譜後

劉宗周從祀議道光二年禮部上

御史馬步蟾奏請理學儒臣從祀

文廟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劉宗周當明季時清標介

節冠於同朝讜論忠言形於奏牘以及殉難捐軀致

命遂志載在史傳者經我

朝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謚忠介已足闡揚忠蓋扶植綱常矣伏念劉宗周通籍四十餘年在朝服官之日少在野講學之日多浙東自王守仁講學陽明書院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治良知之說未免雜於禪學奭齡尤變本加厲以因果為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與同志講肄其中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其學專以誠意為主而歸功於慎獨發明聖賢宗旨足以配食

文廟兩廡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

淹學問精醇經綸卓越從祀

聖廟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廩牧皮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儒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榦陳安卿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澹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八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各在案以後各摺先叙增祀各案不備

錄伏思先儒耐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始能升

階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明史劉宗周列傳暨乾

隆四十一年

賜諡原案宗周籍隸山陰自壯登仕歷官至左都御史居官日少講學日多跡其生平事實忠言讜論守正不阿屢遭削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遂志完名全節有明末葉稱爲曠曠完人所學雖原本於王守仁而期於實踐論心以慎獨爲宗而歸於誠敬所著書籍粹然一出於正洵能倡明正學遠契心傳應如該御史所請准其從祀

文廟以崇儒術而闡幽光實於人心學術有裨

湯斌從祀議 道光三年禮部上

聖廟祀考

卷六 奏議

三

通政司叅議盧浙奏請以湯斌從祀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

本朝儒者大不乏人天下士大夫所翕然同稱者實惟陸隴其湯斌爲最湯斌之學其初用王守仁良知之言以立根脚而居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用既尊德性仍道問學實與程朱同出一轍臣觀其與同輩往復論學諸書醇醇然以橫分畛域妄起戈矛爲戒廣大寬和尤爲得體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特稱其能持新安金谿之平臣詳查先

臣湯斌忠孝性成幼卽慕學順治壬辰成進士授職

詞垣旋擢潼關道陞嶺北道參議俱有異政終養回里時有容城孫音逢講學燕門猶折節奉贄久之以薦起制科授職史館纂修明史出撫江左正已率屬興利除弊政績尤多臣愚以為先臣湯斌學術深純事業昭著不減前賢

欽定四庫全書載湯子遺書十卷謂其堅苦自持事事講求實用奏議規畫周密條晰詳明不同迂論應否從祀文廟伏懇

敕下禮臣詳悉核議等語臣等伏查

國史所載湯斌列傳暨湯斌文集內載湯斌籍隸河南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二五

睢州順治四年補學官弟子五年舉於鄉六年會試中式九年成進士授職詞垣歷官潼關道嶺北道叅議復由博學大儒改授侍講洊升內閣學士江蘇巡撫禮部工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蹟其生平崇實踐勵清操順治年間有

旨褒其品行清端康熙年間有

旨稱其老成端謹嗣復

諭吏部以斌在講筵時素行動慎任巡撫時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宜拔擢大用以風有位是湯斌之品行仰蒙

列聖褒嘉昭然載諸史冊至其政事則禁侈靡興教化舉善

懲貪興利除弊而其尤著者如官嶺北時巨寇李玉
庭伏戎深山密箐中弒設計擒獲地方乃靖巡撫江
蕓時毀流俗不經之祀化輕生好鬥之風奏豁積年
民欠議減蕓松賦額民心愛戴至今歌頌不衰卽其
奉

召還京時蕓民送者十餘萬人德政感人之深可想見也其
他奏議忠言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所
學出於孫奇逢主於堅苦自持事事講求實用著遺
書十卷並洛學編等書俱深純篤實中正和平洵能
倡明正學遠契心傳與陸隴其相等而事業過之康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五

熙年間奉

旨入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祠雍正年間奉

旨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諡文正四十六年尹嘉銓以湯斌范文程等五人從祀

奏請欽奉

高宗純皇帝諭旨以湯斌曾侍讀理密親王未能盡心輔導
於保傅之義有虧未蒙允准嗣於四十八年復奉

諭旨以理密親王情性乖張卽特選公正大臣如湯斌者爲
之輔導亦不能有所匡救是理密親王不能受湯斌

輔導之益早在

聖明洞鑒中臣等伏思后夔典樂無以化朱均尙父陳書不能匡管蔡况理密親王緣心疾未除性情變易終至獲咎湯弑之未能匡救尙非若范文程等之身有遺行者可比至其品學精純政績卓著天下士大夫無不心悅誠服臣等悉心核議應如該叅議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以崇實行而闡幽光使天下士子咸知

昭代不乏名儒賢者可學而至羣思慕效共勵躬修於世教人心大有裨益

黃道周從祀議道光五年禮部上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六

閩浙總督趙慎畛等奏請明臣黃道周從祀

文廟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據福建在籍紳士編修陳壽祺等呈稱明臣黃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於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宗周相近今宗周既從祀

文廟道周宜並請從祀等因臣等查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諭忠端伏讀

高宗純皇帝聖諭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

議慷慨極言忠盡溢於簡牘不愧一代完人欽此

等竊惟道周碩望清操孤忠亮節其生平著述尤富

欽定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囊括

大典體用兼賅而最湛深於易經孝經雖在獄中猶

草易圖六十四象正手寫孝經百有二十本可謂篤

於信道熟於成仁其講學浙閩罔非以明道翼經崇

正闢邪爲己任榕壇問業一書考古證今探微抉奧

發端以格物致知爲第一要義蓋宗周以誠意爲主

而歸功於慎獨能聞王守仁之緒言而救其流弊道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二十七

周以致知爲宗而止宿於至善確守朱熹之道脉而

獨溯宗傳

皇上昌明正學崇獎儒林道光二年

俞臺臣之請以劉宗周從祀

文廟伏以道周與宗周臨危授命大節旣相接蹟正詣明

道學術亦復比肩似宜俯如所請并列兩廡之祀以

維世教而勵真修等語

臣

等伏查明史黃道周列傳

暨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原案道周籍隸漳浦歷官少詹事忠言讜論守正不阿

中遭貶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復恭

釋

高宗純皇帝諭旨褒其立朝風節不愧一代完人

聖訓昭垂誠爲千古定論雖其講易兼明象數亦猶邵子先天之學可與程子易傳專言義理者並行實於聖經有裨足爲後學師承是其亮節孤忠早樹楷模於史冊正誼明道復標圭臬於儒林應如該督等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

呂坤從祀議 道光六年禮部上

河南巡撫程祖洛等奏請明臣呂坤從祀一摺奉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十一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甯陵縣紳士舉人李銘恩等呈稱明臣呂坤學貫天人望隆朝野淵源直接程朱忠蓋昭於史冊至生平學術久爲海內所推重欽惟我

皇上崇儒重道近年屢

俞臣工之請以劉宗周黃道周湯斌從祀

文廟呂坤方之諸儒實堪媲美似亦應聲請從祀等情臣

等詳稽明史列傳並河南省邑各志乘呂坤由萬歷

二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正色立朝剛介峭直其憂

危一疏剴切詳明深中時弊所著呻吟語曾摘採入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稱其講學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爲本
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爲程絕無朱陸末流放浪之
病陳宏謀序稱其於省察克治修己治人之要皆從
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跟前指點鉢目衲心此外如
夜氣鈔省心紀道脈圖四禮翼去偽齋集實政錄諸
述著均能闡明正學扶植倫常貫串古今實濟時用
惟四禮儀一書未免疏於考典輕於議古然係通儒
一端之英於人品學術並無所損臣伏考歐陽修不
信繫辭司馬光嘗疑孟子下逮王柏吳澄輩於六籍

經文尤多疑議今皆從祀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

孔廟初不以意見之偶偏掩其生平之實學坤此書之失
正與相等其他著作皆醇正確實無可訾議綜厥生
平爲學本於存誠立言本乎心得服官行己無愧古
人繼往開來有功聖學以天地民物爲己任別舜蹠
善利之分途道可濟時書堪覺世足樹儒林之圭臬
紹理學之宗傳應如該撫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以崇實學而闡真修使天下士子共識步趨勉敦學
行

陸贄從祀議

道光六年禮部上

御史吳傑奏請唐臣陸贄從祀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名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
功彪炳而又言醇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旣闕於列
朝盛舉宜行於

聖代伏見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諫
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宋儒楊時謂贄當擾
攘之際說其君未管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陸九
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
以奏議有稱爲仁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學術粹然本
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十一

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愧矣
伏見我

皇上廣運并包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于載一時之盛遇
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與典
謨接軫厥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贄奏疏至
三十九篇之多蘇軾等又請校正贄奏議進讀以爲
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世於贄備極推崇而
從祀闕如應請

敕下禮臣詳悉核議等語臣等伏查唐書本傳陸贄嘉興

八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授鄭縣尉以書判拔
萃轉渭南簿累官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遷中書侍郎
平章事旋罷致事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諡曰
宣權德興序其集謂贊從德宗幸奉天時書詔旁午
洒翰卽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詔下武夫悍卒
皆揮涕激發贊自以年少時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
沉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在相位推賢讓能舉直錯在
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等語至我朝
御選古文淵鑑稱其燭理於微論事舉要深識遠慮忠悃之

情溢於楮墨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

欽定提要稱其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足
爲萬世龜鑑是贊之有功正學不愧醇儒似無遺議
恭查雍正二年禮部等衙門遵

旨議奏從祀諸儒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
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能表章羽翼乎
嗣經再議贄與琦未獲從祀臣等伏思漢唐以來賢
臣甚衆而贄與琦獨膺

聖念稱爲千古名臣是贄學術精粹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特以事關鉅典是以復加諮訪臣等竊考贄

當日近參帷幄遭時多故機務填委日夕不遑暇後
又以避謗不復著述故其生平制詔章疏而外別無
明道詰經之書然觀其奏議諸篇請罷兵則述論語
修文德之語諫聚財則引大學戒恃入之言闡周易
否泰損益之象發詩書改過補闕之旨以及履信思
順舍己從人等語皆本於孔孟而散小儲以成大儲
一言本義引之以釋渙之九五此外凡所敷納無非
根據經術發爲昌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
爲遠契心傳直窺奧窔再查現在從祀諸儒如諸葛
亮范仲淹司馬光等俱無講學之名亦無釋經之作
祇以學行精純俱得到於兩廡今贊之文章道德實
無愧於諸人綜厥生平正以守己忠以事君綜天德
王道之全無術數權謀之雜傳之當世有實效傳之
後世無間言使與七十子並世當在德行政事之科
擬諸三代下賢臣實超蕭曹房杜而上應如該御史
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庶明體達用之儒遇雖詘於當時道大光於

盛世且俾海內士子咸知厲廉隅而懷忠盡勉德業而勵
修能於學術人心不無裨益

孫奇逢從祀議 道光八年禮部上

御史張志廉奏請孫奇逢從祀

文廟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伏見

本朝一統志內所載列儒林傳之孫奇逢直隸容城縣
舉人早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爲根基以存
誠慎獨爲持要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長成均奇逢
以病辭闢兼山堂讀易其中遠邇求學者衆賢者悅
其誠不賢者服其化所著讀易大旨四書近指皆經
採入

欽定四庫全書中其生平之學有體有用湯斌嘗稱其講道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三

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其有功於斯世
者大又稱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
徹蓋斌親受業於其門故其知之爲最真而服之爲
獨至今斌幸得遭逢

盛世列祀東廡而奇逢爲斌淵源所自出且其行誼不愧

古人造詣精醇倡明正學似宜從祀

文廟以彰實學等語臣等竊思先儒祔饗

廟庭所以表彰學術必其人踐修儒行羽翼聖經造詣有

得於性天論說足明夫道德維持名教遠紹心傳斯

能升祔學宮用昭崇報茲查孫奇逢容城人前明萬

歷庚子舉人力行孝弟志希聖賢早年尙氣節天賦中逆闖魏忠賢擅權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繼逮繫奇逢獨謁督帥孫承宗論救其見義勇爲之概絕無計較利害之私

國朝定鼎後移家河南之蕪門關兼山堂讀易其中倡明道術啟迪後學海內之士聞風興起有功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斌受業其門心悅誠服謂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濟又謂其博極造約窮理識真以孝弟爲盡性之基由忠恕爲達化之門蓋斌之學實得其傳故言之最爲親切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十四

著有讀易大吉五卷四書近指二十卷中州人物考八卷俱採入

欽定四庫全書其尙書近指六卷亦存其目如理學宗傳二十六卷湯斌稱其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之要典其著作如聖學錄歲寒居文集四禮酌諸書具見湯斌集中謹案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內稱奇逢說易發明義理切近人事平生之學主於實用故所言皆關法戒有足取焉四書近指於四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其論最確然

指意不無偶偏如論道千乘之國及大學經傳數節未免高明之病中州人物考意在黜華藻勵實行起於常人而責備賢者頗爲不苟惟張玉傳贊爲紕繆等語臣等伏考朱子註經後人不無議論溫公作鑑紫陽亦有辨正而要不一語之偶偏掩其全體之實學竒逢學術中正醇篤不愧先儒綜其生平由倫常日用上契乎性天以慎獨存誠闡明夫道德學無門戶兼傳朱陸之宗道溯淵源足演濂洛之脈應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以崇實行而闡真修

聖廟祀考

卷六 奏議

三五

文天祥從祀議

道光二十三年禮部上

江西巡撫吳文鎔等奏請宋臣文天祥從祀一摺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我

朝治崇儒術有功聖教未曾附饗

文廟者歷經奏准從祀茲查宋臣文天祥由進士對策第一洊歷右丞相加少保封信國公至元十五年爲元將所執在燕三年不屈而死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迹其生平志宗孔孟實爲死生

不渝伏讀乾隆二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煌煌

聖訓所以勵忠貞而獎名節者洵爲千古定論所著文山文集十六卷其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爲言考官王應麟稱其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此外發爲文詞無非扶植綱常維持世教以之升耐學宮洵爲不愧等語臣等伏查宋臣文天祥籍隸江西廬陵自幼卽慕歐陽修楊邦乂胡銓之爲人舉寶祐四年進士第一因忤董宋臣賈似道屢次被斥德祐初由知贛州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十六

起兵勤王以右丞相奉使元軍與伯顏抗論皋亭山被拘由鎮江亡入真州航海至福建督兵江西廣東於五坡嶺被執道服腦子不死至燕囚繫三年終以不屈被殺伏思宋當德祐景炎之世勢已萬無可挽而天祥輾轉兵戈志不稍挫其奉使伯顏冀以口舌存國在燕時與丞相博羅辨論有八臣事君猶子事父雖明知不可爲盡吾心焉等語卒之從容就戮大節彌光忠孝洵屬性生所著文集首列進士策未附在燕時詩讜論忠懷溢流楮墨餘若書院講義何晞程名說諸篇存誠主敬多與程朱之說相印證而其

最醇者尤莫如正氣歌衣帶贊明乾坤正氣及聖賢
取義成仁之旨蓋其學宗孔孟實能身體力行故其
言卽自道所得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所稱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者實天祥
一生定論再查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均以學問氣節
有裨名教先後具奏蒙

准與從祀大祥扶植綱常較之兩臣行誼相同應如該撫
等所請准其從祀

文廟以敦節義而崇祀典

謝良佐從祀議道光二十九年禮部上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七

河南巡撫潘鐸奏請宋儒謝良佐從祀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謝良佐河南上蔡縣進士係
宋賢程顥程頤高弟爲同學四子之冠宋建中時歷
仕州縣俱有政聲罷官後仍親炙程門篤志力行學
益醇粹著論語說一書爲朱子集註所採四十餘條
聖祖御纂性理精義稱其賡續表章與楊尹並著洵能遠契
心傳有裨風化懇請從祀

文廟以崇正學等語臣等伏思先儒耐饗

廟庭厥典至鉅慎之又慎猶恐稍濫茲查宋史及洛學編

等書所載謝良佐從二程子遊與游酢楊時呂大臨

號程門四先生所著論語說經朱子採入集註四十餘條所存語錄經朱子刊定爲三十餘章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性理精義凡例謂其與楊尹諸儒廣續表

章尤爲千秋定論臣等悉心稽核謝良佐有

聖祖爲之褒顯朱子爲之表章其師二程早隆特豚之享其

友楊尹亦列兩廡之班以之祔祀允協至公應如該

撫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

李綱從祀議咸豐元年禮部上

福建巡撫徐繼畲等奏請宋臣李綱從祀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文廟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宋丞相李綱諡忠定籍隸

邵武縣政和二年登進士歷官至觀文殿大學士公

忠亮節冠於同朝讜論忠言形諸奏牘當南渡之際

立朝守正風節凜然捍大難於倉卒之間定危疑於

頃刻之際晚年究心經學著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

等書皆足以羽翼聖經昌明正學迹其生平鞠躬盡

瘁似諸葛亮忠讜至計似陸贄先憂後樂似范仲淹

明體達用似王守仁洵爲千古之真儒非止一朝之

名相應請從祀兩廡以彰

國家表樹風聲之意等語。等查歷代從祀諸儒皆以德行純粹有功經學者爲要至我

朝康熙年間以衆臣范仲淹從祀始於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蓋聖門政事之科原與德行文學並重厥後雍正年間以漢臣諸葛亮從祀道光年間以唐臣陸贄宋臣文天祥從祀此四人者經綸彌天壤忠義貫日月列於從祀鉅典誠

聖朝教忠之至意也茲查李綱仕宋歷觀文殿大學士忠言讜論定傾扶危倉卒而守圍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議躬佐中興宋史稱其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三九

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朱子稱其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禍難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史筆昭垂洵爲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著述爲該撫原奏所稱者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二卷原奏所未稱者有中興至言建炎類編及乘閑志預備志各種令皆不傳僅存其序於集中其爲

文淵閣所著錄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時政記二種而已。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亮節皎然不磨核其品學經濟實與諸葛

亮陸贄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從祀以獎忠義應如該撫等所請准其從祀

文廟

駿升祀哲位議 咸豐元年禮部上

御史宗稷辰奏請議增

文廟升哲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竊維四科初選本因從患難而特傳十哲遞升或已論門墻有可進但以相沿成事遂亦無復求增至

聖朝加有子以廣四科益朱子以成十二哲固已遠邁前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四

古光顯儒先矣顧臣伏念尙孝弟者近聖人誠宜早登堂與凡論語中稱君子者似亦迥越尋常則有如先賢宓子不齊南宮子适者一則仕學俱優班然可考一則天人獨契卓爾不羣又若公西子赤禮樂專家更預知聖仁之詣漆雕子開尙書傳業尤默孚用舍之心以先師許與之過人實當日等倫所莫及竊以爲廣哲之典旣

祖制之可循升侑之條際

盛朝而當益又稱朱子之學淵源實肇於濂洛次第連及

於關閩歷考前書於周子大極之精微張子兩銘之

包蘊固已推崇極至闡發無遺至明道程子明覺之
理謂啟悟者最深伊川程子質慤之言謂理索者尤
切觀師承所有自信道揆所同符等語臣等伏查東
漢永平十五年祠七十二弟子顏子位第一其時但
有位次之分並無配享及十哲之別魏正始二年顏
子晉配享位此則配享之始十哲之稱始見唐開元
八年命改十哲爲坐像其時顏子雖晉配享位而十
哲之中仍列顏子於其首自唐以後皆沿舊制宋端
平二年以顏子旣配享

先師不當復在十哲之列乃升子思子於哲位度宗丁卯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四

三年子思子升列四配衆議升有子爲十哲不果乃
升顛孫子於哲位明洪武二年羅恢請升有子而黜
宰我不報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等朕自冲齡篤好讀書諸書無不覽
誦每見歷代文士著述卽一字一句於義理稍有未
安者輒爲後人指摘惟宋儒朱子註釋羣經闡發道
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
正經今五百餘年知學之人無敢疵議朕以爲孔孟
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爲宏鉅應作何崇禮

表章著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欽此經
大學士等遵

旨會議以朱子升配哲位爲十一哲至乾隆三年

高宗純皇帝復允尙書徐元夢之請升有子於哲位爲十二
哲其時徐元夢併擬退冉有宰我從祀兩廡而升南
宮适子賤於哲位經大學士鄂爾泰等議以冉宰兩
賢聖門高弟侑享千秋豈容輕議惟有子爲游夏諸
賢所推服孟子亦稱其知足知聖從前未躋十哲似
爲闕典應如所請南宮适子賤升哲之說似不可從
等因具奏奉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聖

旨俞允在案今該御史復請以南宮适宓子賤躋諸哲位且

益以公西華漆雕開臣等伏思聖門諸賢七十二子

各臻殊詣若必踵而頻增則四賢之外任道者豈曰

無人有所升仍不免有所遺至於周張二程遺書具

在炳若日星謂爲直接道統夫復何疑而康熙年間

獨

諭升朱子者誠以語性道精微之契五子皆得其全而論守

先待後之功朱子尤臻其極當時

聖衷獨斷廷議允乎固已俟百世而不惑臣等再四商酌諸

賢之道不因位次而加尊事關祀典自非必不容已

未可輕議更張該御史所請似未可從

韓琦從祀議咸豐二年禮部上

河南巡撫李德等奏請宋臣韓琦從祀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韓琦安陽進士歷官昭文館大學士卒贈尚書令封魏郡王三朝將相天下昇平調護兩宮克稱慈孝究心論語服誦終身著諫垣存稿及奏疏百數十卷言本仁義志復忠誠經濟文章迥出流輩宋臣歐陽修司馬光同深服膺朱子論愛顧命定危疑惟許范仲淹可以追蹤呂祖謙採其奏議崔銑論韓琦行事庶乎論語之法洵千古之真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聖

儒實一朝之名相有裨風化堪以從祀等語臣等伏思前代功臣勲業彪炳者其學問雖未盡臻純粹至拙宋諸名臣出而後事功性功合爲一體明體達用乃有完人如前代崇祀之歐陽修司馬光我

朝崇祀之范仲淹其尤卓著者也韓琦與三人者時代相同忠節相等而其用事較早足爲三人之先導考其歷事三朝調和兩宮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誠不愧社稷之臣至其再定儲嗣處危疑之際屢籌西師畫攻守之策安撫劍南屯墾代拙少劾時相晚諫新法皆磊磊大節凜不可犯而詆斥禪宗服

膺論語尤得聖賢之正軌恭讀

世宗憲皇帝諭旨韓琦與陸贄同稱千古名臣
高宗純皇帝御製論稱其學問知勇爲柱石臣

御製贊稱其肫然而仁毅然而剛

諭祭文謂其純粹以精直方以大誠千古之定評爲百世所

瞻仰臣等細覈事實應如該撫所奏准其從祀

文席以勵忠誠而敦實能

公明儀從祀議 咸豐三年禮部上

山東巡撫李德奏請先賢公明儀從祀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公明儀魯之武城人性純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四

行篤好學尊師曾受教於纘孫復開業於宗聖志蘊
士之敬褚嘉抒誠相喪父之儀杏壇親炙固已入孔
門而質證守殷禮而參稽而况斷蓬蒙之射述周公
之言是以孟子引其說檀弓載其辭懿行父著於戴
經潛德備徵諸家語遺徽未顯待崇尙而聿彰兩應
分陪懇表揚而無闕等語臣等伏思耐饗

廟庭厥典至鉅不容稍涉冒濫溯查及門諸賢其不在四

科十哲之內者或以姓氏類記於家語或因答問偶

載於論孟雖其事跡不必盡屬可考自當升入祀典

以彰潛德茲查公明儀事實如子張有父之喪公明

儀相焉問啟類於孔子載於家語又禮記檀弓篇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鄭康成注學於孔子倣殷禮孔頴達疏公明儀子張弟子亦曾子弟子他如公明儀問孝於曾子一見於祭義再見於大戴禮又如師文王信周公孟子嘗引之朱子集註公明儀魯賢人也又稱爲篤信好學見於語類是其人生於周學於魯早登孔氏之門已在弟子之列而又受教於子張曾子屢見稱述於孟子淵源可考言行足徵參之歷代諸儒均無異議臣等詳稽載籍核其平生勤學好問能以聖賢爲師懿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聖

行嘉言一以經傳爲斷洵屬持躬篤實守禮謹嚴自當耐饗

廟庭以光祀典應如該撫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

公孫僑從祀議 咸豐七年禮部上

河南學政俞樾請以公孫僑從祀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孔子周流列國同時賢大

夫尤契聖心者於衛則有伯玉於鄭則有子產觀論

語所載於子產尤稱道不衰故答或問則許其惠人

之德論爲命則美其潤色之才且曰有君子之道四

馮子產之賢固不在伯玉下矣史記鄭世家載孔子居鄭兄事子產孔子於子產情義甚深若謂不在弟子之列不當祀則伯玉何嘗受業聖門乎乃兩廡從祀有遽瑗而無公孫僑似爲闕典謹援遽瑗之例請以公孫僑從祀

文廟等語臣等謹查史記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又查魯襄公八年子產已見於左傳又查家語孔子云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故吾以兄事之而加愛敬是鄭公孫僑年長於孔子不在弟子之列然孔子既兄事子產而加愛敬於其卒也垂涕而思遺愛其交誼不可謂不深且觀論語所載孔子於子產每稱道不置是其生平學行誠不愧爲聖人之徒臣等公同酌議如該學政所奏准以鄭公孫僑從祀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吳

文廟

孟皮配享崇聖祠議咸豐七年禮部上

河南學政俞樾片奏內稱家語孔子有兄孟皮故論語孔子以兄子妻南容家語以孔忠爲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孟皮爲人雖言行無可考然旣爲孔子之兄似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爲萬世師郡縣莫不從祀上

及其祖下逮其孫卽兄之子孔忠亦在從祀之列而其兄獨未膺俎豆得毋未慊於聖心乎竊謂孟皮宜配享

崇聖祠等語臣等謹查家語叔梁紇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生孔子等語是孟皮爲孔子之兄固有明徵矣夫人一命之榮追崇其先祖而推及其同氣今孔子一門均經崇祀而孔子之兄孟皮未與配享似於祀典尙有未備臣等公同酌議擬如該學政所請准以孟皮配享

崇聖祠位在東配先賢顏無繇之上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聖

陸秀夫從祀議咸豐九年禮部上

江蘓巡撫趙德轍等題請宋儒陸秀夫丞相精研性理素篤忠貞初辟幕僚已著澄清之志繼登樞密益彰輔弼之才進講書大學十章無間軍旅正譌跋孝經一冊有功儒林可寄命可托孤不可奪節能正心能誠意卽能致身洵堪羽翼聖經維持名教允宜追蹤信國從祀賢宮等語臣等伏讀道光八年

宣宗成皇帝上諭先儒升祀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欽此茲查陸

秀夫仕宋歷官端明殿大學士至左丞相其在李庭芝幕府時沉靜寡言不求希合雖雍容尊俎亦終日矜莊此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學也其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濶秀夫儼然正笏無異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淚下左右莫不悲慟此則事君盡禮誠能動物之理也恩遠流離之中猶曰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此則引君當道必至於仁之義也厓山旣破盡室捐軀此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也生平著述原題內稱有跋孝經刊誤一冊本傳內載有二王紀事一書雖遷徙之餘簡篇半佚然施諸實事不必更藉

聖廟祀典考

卷六 表議

四六

空言崎嶇兵燹之間事事與聖賢相脗合揆之

聖訓所云學術精純者蓋無愧矣當益王卽世之時正羣臣欲散之日秀夫正名定位擁立衛王此則西蜀有君仍存漢鼎東周膺器尙繫姬宗以灰燼之偏安明春秋之大統藐孤屬在望墜緒之僅延一旅可乘冀中興之有日宋祚之不絕者賴有數年迨至力屈勢窮負王入海矢死靡他旣不使其君貽北狩之羞又不忍其君作降王之長王持國是續炳日星功未成而事皆不朽揆之

聖訓所云經綸卓越者亦無忝矣稽其學術如彼經綸如此

即使聖人復起亦許進之門牆況以

盛世教忠自當隆其俎豆謹照道光二十三年奉

旨准以宋臣文天祥從祀之典應如該撫所請准以宋臣陸

秀夫從祀

文廟

曹端從祀議 咸豐十年禮部上

河南巡撫英傑奏請明儒曹端從祀

文廟一摺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明儒曹端理明心定德粹

言純蘊闢苞符力究天人之祕詆排佛老獨宗賢聖

聖廟祀考

卷六 奏議

四九

之傳當洪武永樂年間大道淪夷毅然以斯道爲已

任闡揚性理輔翼六經崇正闢邪開來繼往有明理

學諸儒若薛瑄胡居仁等輩出大道昭彰惟曹端樹

厥先型始克振其繼響今薛瑄等早經配享曹端學

術相同若使昭祀宮牆允足馨香俎豆等因

臣

等復

查明史儒林傳內載曹端澠池人永樂年間舉人官

霍州學正專心性理學務躬行孝以事親格父心之

好佛嚴於衛道闢釋老之空虛郡人恥爭訟之非大

吏詢爲政之本荒年勸賑存活甚多其他毀淫祠設

里社屏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皆能篤信好

學守道不移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等書雖已散佚而所存大極圖說述解西銘述解及家規輯畧夜行燭等書粹然皆出於正是其學問躬行洵足輔翼聖經維持名教也明代醇儒以曹端及胡居仁薛瑄爲最而端又開二人之先薛瑄胡居仁旣經從祀兩廡曹端經綸學術均屬相同允宜併請從祀臣等公同酌議擬如該撫所請准其從祀

文廟

曹端從祀覆奏並從祀章程議咸豐十年大學士等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職

五

本年閏三月十三日禮部議明儒曹端從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大學士軍機大臣另行妥議具奏並酌定以後從祀章程不可漫無限制若定例原有專條卽不必酌定章程遵例行不准援案欽此查禮部則例道光九年十二月奉

上諭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

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若僅著述家言闡明心性未有躬行實踐超越等倫列祀鄉賢已足彰表嘉之義豈宜升祔廟庭稍滋冒濫等因欽此復查明史儒

林傳載曹端澗池人永樂年間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卽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大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輒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好釋氏爲夜行燭一書父欣然從之遭親喪五味不入口旣葬廬墓六年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俾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荒年勸賑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卒之日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考曹端篤信好學守道不移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五一

崇正闢邪以力行爲至明興三十餘載端起嶠澗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所著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等書旣已散佚而所著曹月川集大極圖說述解西銘述解通書述解等書已於

欽定四庫全書著錄謂其箋釋周子張子之書抒所心得其

旨簡而不支臣等詳閱原書粹然皆出於正有明理

學諸儒若薛瑄胡居仁等大道昭彰惟曹端樹厥先

型其所著述理明心定德粹言純誠爲有本之學且

培擊異端式化里閭洵所謂學術精純躬行實踐者

與道光九年所奉

諭旨相符臣等公同酌核應請如該部所議准以明儒曹端從祀

文廟東廡其位在先儒胡居仁之上是否有當恭候

諭旨遵行至從祀章程例無明條近來每以忠臣義士循吏名臣率請附祀雖其成仁取義愛君澤民原不外乎聖人之道惟諸臣或入昭忠祠或入名宦鄉賢祠皆已廟食千秋流芳俎豆至於李綱文天祥已配享歷代帝王廟近年復從祀

文廟在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至

國家褒獎名臣有加無已惟從祀

文廟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應請俟後除著書立說羽翼經傳真能實踐躬行者准各該省督撫臚列事實奏請從祀外其餘忠義激烈者卽入祀昭忠祠言行端方者入祀鄉賢祠以道事君澤及庶民者入祀名宦祠概不得濫請從祀

文廟其名臣賢輔已經配享

歷代帝王廟者亦毋庸再請從祀

文廟以示區別如蒙

俞允併請

飭下禮部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此後各摺叙例案與此摺相同不備錄

聖廟祀典考

卷六 奏議

及序二



